範東文集

範東文集卷之六

記

巡撫四川都察院題名記 代鄆野宋公作

粤古聖王御理五服九疆罔不時巡以省以乂厥後寓廣政殷天子重宅神都爰出命號則唯股肱之臣孫卿大寮寔代天子撫寧方域矧茲梁益并絡輿區天險四包夷僰錯伏厥土多确厥民嗜亂所鎮救持維寔撫臣是繁厥唯重哉歲庚寅嘉靖之九祀余祗承欽命視政茲土惴惴惙惙如弗克任夙夜唯迪履折矩咨猷前懿暨歲辛卯文治武資唯緒乃考述先

撫臣氏名爵里聲　太宗文皇帝訖天順末祀得若
人焉今　天王踐建嘉靖以來得若人焉嗚呼可以
覲世可以創德可以鑒忒允執慄慄畏于後人余觀
始者時無恒命唯其事命無恒官唯其可任巨蒞久
施浹効著邈矣鴻恢矣哉　制永建矣乃若成化弘
治中風樹武布緜緜繼繼易不忝執因不藉敝雝雝
乎𣂋𣂋乎雖有弗類涵苞毋間幾千晝一而謚矣逮
于正德政弛以罷民用不遑介駟脊馳武黷力僨雖
有儁良善後雅難謎今聖迓天撫圖紹先王大寶緒
覆勵簣舉武勝不棘文聚不靡茲拜命持節之臣蔚

乎鑠乎于前有烜嗚呼非範何作非淵何照世有選
近政有臧歷琥非後之範淵彌久而弗還幾其不湮
茲固余之責哉余聞之御史元于有周大夫中丞崇
于有漢唐宋建臺益執樞要我國家攷王制竣重猷
總持國憲躋于上卿察六省釐庶政糾百辟上輔王
缺外理方岳郡縣列聖明后寔有丕丕命故自 宣
祖以迄于今必于院臣斯遣厥初恒松州厥後恒成
都爰莅爰巡以西有松潘北有威茂南有夷倮東有
群蛮戎務孔膴則又畀以用鉞之訓天子令麾金符
寔在焉唯生唯戮唯黜唯陟唯內經外禦唯創利蠲

害唯才賦唯戈胄天子曰唯尔專不中尔制嗚呼茲亦難哉荼箕之人顯視于前孰其恵吾乃則之以裕民孰其辨吾乃則之以裁民孰毅而直吾乃則之以芟奸孰烈烈果而謀吾乃則之以戡寇孰其信寛吾乃則之以懷附孰其正靖吾乃則之以率屬孰其忠慎吾乃則之以奉國庶幾克荷茲重克易茲艱以光揚天子之丕休顯命爰刋諸珉石永垂示于千萬祀

仙棠書院記

易以綱治曰風易以適道曰變易以貞成曰懿三者君子脩業之務也學於家則行成措諸國天下則化

溥是故風之弗厲則偷惰日益變之弗預則習汙日益懿之弗存則雖風無勸雖變無至君子奚取焉劉子之家學也固令聞孚乎式諸鄉敏德上造達諸天懿乎有成矣今守鈞亦以其修夫家者措之耳鈞為中原大郡山河雄麗然其名勝地多為緇服者創浮圖宇俗舊尚鬼又多淫祠劉子守鈞三年導之以儉而民裕裁之以禮而民讓猶以為末也於是撤諸淫祠土木之像社立一學遍境內以教閭里雅秀斐然有造矣猶以為末也改城中浮圖為書院以教博士弟子之儁異者先之以躬履示之以本原達之以庶

務雋異士焯燿奮翔樹且章矣猶以為未也曰士居巖野者衆郡中舍其不能給於是選境內大刹再改闢為院者四曰仙棠其一也堂以祀某子某子餘舍舍諸生皆財不賸官私役不駢上下士往若歸民知反正嗚呼治非戶理之也風之動爾道非易斯民斯與斯時而後行也變而至之爾劉子戇以行之宜乎其動而至之之速也長仙棠講者為范生名某某年鄉進士即仙棠里人也其學受之劉子劉子之學受之陽明子陽明子天下之宗也言布諸天下矣劉子又有說有訓在石在簡諸士日覩聽而服膺之偶故

邢攻教嘉靖癸巳會國劉隅書

豐城高封君暨配李孺人合塟回龍原記

上古不合塟不擇地自周以降合塟而擇地者緣孝子之心也後世奇衰之說吾無取焉然豊德者報異誠至者感通則又理之不易也嘉靖癸未之歲豐城高君以鄉進士家居喪厥妣以塋兆未定宿殯中堂幾三歲高君羸形焦慮彷徨若不欲生鄉隣咸哀之父古坦翁命假某山權厝焉是夜高君之內子夢一老人冠服甚偉自稱李三公曰勿假某山爲以余宮爲若母兆乃指一原勢如眠龍水前後縈帶曰此是

也驚寤晝以告高君弗諭所謂又明年古垣翁亦喪復瘞于堂君益憂甚徧走境内莫叶至一處曰典陂社有京曰回龍水環山向恍如其内夢中所指中有廢屋曰三公祠李姓者數百家君為高君心甚駭異然又私念神所棲泰何能得之前夢者妄耳無何典學憲使徐公符下縣邑撤祠之不載祀典者祠旁李姓一人遂欲毀祠以居而夙奉祠諸姓不之許也高君乃投牒縣令請入值于官令既諾復納李姓之賂而中變君乃灑泣陳辭白諸典學及巡察諸君皆判以歸君君又私具值酬祠旁諸姓亦皆驩曰與其居

則不可與君蹉以成孝子之志且不藝神之遺址吾寧顛焉李姓者乃不敢爭丁亥之冬君始克襄大事翁暨孺人合塟茲原後七年高君以常德府節推有異績天子推恩勑贈翁文林郎職如君贈妣李氏太孺人召入君南司冦郎而名業般般方晉嗚呼斯地也發其朕甚異屬其成甚艱而卒獲大慶是豈術士巫卜之所能致哉余讀坦翁之表傳志而知翁之德余觀高君之潔己奉職以光揚其先而知君之孝唯厚德故天畀之善地以昌其後唯誠孝故通乎神明而示之吉兆豈非理之必然而不易者乎余深有感

于衷而又與高君有寅恭之雅故為記其顛末貽之永久若夫封君孺人之懿烈則有諸公之著述在茲不贅云其墓次之垣臺廬室田塘尋尺界至則鑱左方

遂昌翁贈君隱之先生祠堂記

翁士自宋元世居遂昌之岱原國初永樂初避兵發始徙邑南之胡巷其塋墓仍岱原也然宅廬田池為他姓侵冐力未能贖歲脩祀事常委諸蓁莽風雨無庇齋涜無所神不歆享正德庚辰翁隱之先生沒暨厥配合塟祖兆之傍遺孤日學淵字道原深懷惆悵

孝思鬱湮然齒幼無如之何至嘉靖壬辰道原舉進
士授南刑部主事次年即蒙恩贈隱之先生如其官
又二歲進員外郎以考績過家展墓廷謁于邑令江
侯贖歸前址適官豁廢鄉社復入直得之遂撤舊搆
新為祠屋前後各三楹兩翼如之以棲贈君之主而
專祀焉邑人故老咸嘆息曰孝哉翁大夫未幾道原
再進秩代余為郎中念其脩復之艱懼久而泯沒間
命余記之余惟樂樂其所生孝莫大乎繼志翁氏之
于岱原耕斯焉食斯焉坴斯焉其安之也久一旦失
之遺墓孑然先世神靈何所憑依隱之君何嘗一日

忘諸心頋力不能乃今一旦得之其為翁氏存沒慶而流光祚于無窮者豈偶然哉使道原貴顯不能復其舊址則雖營地可萬家而營廟丹楹刻桷吾知其先世之享不若是之樂也後之子孫覽斯文而有感敬而守之永于世世茂德昌胤益光鼻始是道原之孝不匱而余有裨益于翁氏也不然余徒華其辭以辱兹石道原謝曰然遂鐫之別有銘碑載贈君行誼世系云

清心亭記

吾聞聖人之心湛然太虛無清無滓雖在泥塗之中

猶夫雲霄之上雖廹諸水火猶夫筦簟也何娭于淸然未至於至人則凡勢利貨色榮媿驚憂羨喜塵勞之變交于前而心之真鮮不淆矣愚夫沉迷哲士頓覺于是乎思所以淸之今太史方泉李子舊節推永平時誅豪植弱劏繁理棼平寃出滯心無所不用然或時遣勢撓焦思營慮瞀然若有汩其中洒然求以濯之乃即退居小軒榜曰淸心亭事事已即下簾危坐焚香啓帙與太虛游與素始隣晗然忘世物忘人我與至人幾矣于是復出而事事則凡一方之勢利貨色榮媿驚憂羨喜塵勞之變舉無以動其心而常

湛然澄明以故永平之刑政稱平允為三輔冠天子
召入為天官選部郎則于天下之勢利貨色榮媿驚
憂羨喜塵勞之變舉無以動其心焉又以凝靖博雅
召入翰林職史事則凡古今之勢利貨色榮媿驚憂
羨喜塵勞之變舉無以動其心焉嗣是將保諭聖旨
儲副參理絲綸功在彝器澤在生民孰不本諸心而
基于永平清心之功耶前太守交城胡公以小軒之
隘乃建亭於清軍署內隅因地近衝衢喧囂不絕且
吏胥所居不得時時往游處乃劃太守衙隙地一方
以鹽節推之居有軒三楹爽靜軒豁森木蔭其隅雜

冉芳于階復有高賢靑陽柯君太興錢君繼爲之主偶與諸君無日不吟嘯觴詠其間俯仰遐思若濯清風若鑑澄淵翛然塵滓之不然其藉方泉之餘波而清予心者遠矣故記之以貽来哲諸君題識俱刻石置壁間

南京刑部貴州司題名記

官題名非古也其昉于班固氏之表與自唐以後始重焉其述比之史則畧其義則簡而可永章而涵著切而委紆不勸而褒不貶而戒是春秋之微也曷可缺焉有明　皇祖稽六典樹官釐事厥初秋官之屬

尚襲宋元置四子部曰總部比部都官部司門部後改十三清吏司劃總部舊址之前建貴州司置其職則聯事於大冢宰九大冢宰之有糾於群吏則請諸朝而屬之訊允成均士之習政與府史之執役于斯者掌其歲月之期與其勞過而復之大冢宰允諸司之叙事貴州司先之逮　太宗文皇帝移蹕於燕則以南為留都諸部之政遂大簡獨秋官部執邦憲以禁奸抑彊猾遣明枉聽百司萬民獄訟司其生死之命稱煩要焉夫秋官既留都之要而貴州司又其首屬則官是者名氏不紀其可乎嘉靖乙未東郡董子

來為郎中按舊牘考名籍喟然嘆曰丕乎炳哉皇明之憲翼翼烝烝乎官師之良哉粵洪武前淸彊肅斷法紀張矣宣德間寬恭詳慮民裹孚矣弘治迄今嘉靖兢兢謹履衡度益勵蔚文砥節鴻化成矣故由郎署而登卿佐台輔可聞覩於今日者如莆田林公泰和蕭公蕭山張公樂淸高公鄱陽余公平溪侯公咸勲譽焯燿在人其擢藩臬郡守著績者不可殫舉乃若以忠諫批逆奏陳犯忌或以守法忤權倖獲罪去者尤世之所欽慕但歲月稍遠久即無所稽今而弗圖予惧其泯沒大予之罪乃周咨廣考以次鐫之貞

璣命偶著辭其巔偶曰董子其知謹於春秋之意也夫表前而後知所式敘人而得法之善揚賢而否者自可鑒董子其賢我嘉其舉而記之僚友之義也故書以示永永

通政樊公鎮守真定　勑諭碑記

於戲偉哉聖王建法任賢之善賢臣建時奮庸之盛於通政樊公之出鎮見之粤惟漢設三輔郡國制最淳古然遣巡行直指諸使廼惟誅罰督責而已逸無宣揚勞來意逮唐分諸道置節度使任又權重遂成藩鎮之禍我　文皇帝紹天鴻命遵　太祖高皇帝之

制而潤色恢廓之旣以幽燕為神都則恒權乃門孱
巨防當是時元臣宿將不少顧以近密文臣鎮守寔意
此睿慮淵圖所以卓出千古而創後來大臣巡撫之
權輿矣整齊而寓綏輯之要于城而先撙俎之習操
縱進退如臂運指又豈有漢唐蹊略況猶之患哉通
政公以異才傑識受知　文皇諫敵機務孚契　上
褒遂發喉舌之司保釐圻服勞躬殫慮戢士裕民諸
閑寧謐者稚驪頌　文皇帝益知公可以托心膂膺
大任也後總兵官王友廣恩伯劉才失律命公往即
軍中斬之撫師而歸及拜行軍司馬鎮守濟寧則付

以精兵十萬指揮使以下聽其除授總兵官遣令者許徑行軍法若公之遭際之隆委任之重可謂自昔所鮮矣　宣宗以後名藩重鎮俱以文職大臣巡撫凡軍馬錢穀地方之大利弊得以便宜專決遂為一代成憲　文皇帝之貽謀豈不愈有徵哉公之曾孫今少司馬公起侍御以大歷首中丞巡撫雲中甚難守危著大勛虜定與通政公後先相望及　今上南巡則鎮公總制盧龍漁陽邊務嘗奏大捷眷鄉方深將來勳業不可量紀又豈非通政公之烈有以啟之哉偶忝鄉郡晚進承乏茲鎮方考詢前哲之徽範而式

心之以勉副 皇上委任之萬一今乃得通政公鎮
守真定時 勅諭仰瞻拜誦儼如對颺 文皇帝之
休命而拒通政公之英風於左右也輒刻之石拜稽
首而書諸下方俾後之人知 皇明聖制名臣之獻
如是云通政公名敬山東鄆城縣人歷任邢部左侍
郎今司馬公名繼祖見任兵部左侍郎

東阿縣新建永濟橋記

為政以節民財惜民力為本然有大役至急且重不
獲已者君子於斯欲求無遂誠難矣吾邑有狼溪河
經城之中每夏秋暴漲輒兩岸隔絕况縣治在河東

而輿地民廛居河之西者五分之四學校驛傳咸寓于西每水發公私百務皆廢則橋之作可謂重且急矣弘治間蒲州泰君為尹始創石橋三空時稱巨偉民歌咏之然未三十年輒壞于洪水蓋南仰群山百湍奔赴水歲盈溢而橋空狹小不容下故水與石爭而橋不支矣自後繼者無能復建徒因故址補苴構架苟以通行旋即傾塌迨今則舊址盡圮無復可因官民憂咨慨嘆莫如之何嘉靖癸丑董君來尹吾邑下車即日橋為念時方水災未遑也然與鄉大夫士耆老諮詢商度圖建求久之規無日不勤次年頪豐

狂流亡復業乃亟营之開山陜巨壑深澗多以木為一空橋遣視為式計用衰木圍三四尺以上者数百餘株丈板甃石灰鉄之類共需銀穀數百两石念公帑匱竭又不欲科派罰歛乃自書勸諭之辭于籍遍諭境内銀穀不限多寡願出者聽不願者弗強又自率僚佐捐俸為之倡官族齊民翕然景從選廉勤者司出納督工作復申撫按守巡請量派丁夫三百名以供畚鍤曳運木石工始于甲寅九月丁夫集于乙卯二月至五月初旬橋成即散遣丁夫不妨農務其女墻堤岸汲道門坊續備焉橋之中脊高五丈有奇

長十二丈濶一丈五尺狀如車輪之半徑跨兩岸其中間空濶水至即平流無礙木輞之上聯以松枋覆以石板其兩旁又護以石輞凡用輞木二十二行以丈尺計若干板石方石一丈尺計若干大松板二百柒其餘纖細不錄亦可謂工鉅費廣艱難而集事矣然財出于樂輸力借于暫役萬口歡頌民不知擾君侯節惜之心與建之力不亦兼遂矣乎嗚呼善作難也善繼亦難後之良尹加意護視凡一罅之浸漬一木之朽蠹堤岸水道之損動兩衢流潦之衝嚙謹修治之無忽則斯橋也雖數百年何慮焉隅邑產也既

嘉侯之善政又頼斯橋之永永無窮故記其大畧刻之堅珉以示後人橋曰永濟謝吏之云侯名錦北畿東明人廉潔律己誠信待物民甚愛之觀斯舉可知其餘丞萬君名成河間人簿衞君名淇大同人典史張君名源祥符人儒學教諭王君名境訓導薛君名華張君名瑚咸協力共濟者也于時邑人侯中丞殷方伯及鄉搢紳大夫士捐貲以助者甚衆具載之碑陰其督工効力之人亦附焉

範東文集卷之七

碑

先兄戸部府君勳命碑陰

嗚呼吾兄沒三十二年而後樹此石盖孤子一陽之克誠立也兄弱冠鄉薦二十五歲登進士其英銳之姿剛毅之氣精通之才則陟大位普其施非難而竟卒於郎官豈真造物之忌早榮耶抑吾門之倖當中否而令吾兄不壽以顯耶嫂蘇安人先兄八月而沒濮陽李司徒夢弼誌其合葬蒞官大節畧著之矣余猶悲其純心直氣不盡聞于後也其事先君及太夫

人承顔祗訓如嚴師其愛我諸弟如益友嫉惡如讐然遇亮直誼合即傾肝膽相與人有非理面折之然雖怒詈叱責而人無怨者至今耆舊姻友言之嘆息曰令無若人也曾令真定之元氏元氏以名宦祠之吾阿之東流書院以鄉先生祠之嗚呼亦可謂百世不沒矣偶又何悲焉兄棄其孤時方六歲孤女方十歲偶與先仲兄仲廷育撫之為女擇所歸得子玭令以鄉進士任陝西靜寧州守宦蹟向隆一陽亦篤朴勤耕讀家業頗膴蓋至是而兄嫂之心可慰於地下而偶之心亦少盡焉

自前歲一陽聟石鏞兄任

戶部主事時膺封勑命荷之墓次以昭天寵以永孝思余傷其意為書此於碑陰以發吾兄幽德之光以勗一陽不忘厥父母尚克此意於孝之大者則兄嫂與隅之心又何如其為慰耶兄名田字伯耕號東溪以戶部山西司員外郎卒于官其詳載墓誌云

東阿縣狼溪橋復建碑

余觀世之興事建績率而成成而上下善之無議間之者何其難哉若縣有所為必白之藩憲二司藩憲二司白之撫巡茲土者小不可或嚴御勒以持之雖甚切而宜為亦無敢作矣故事之難在縣令為尤也

吾縣當南北都之衝南衙群山邐迤穹伏連東海上實太山之一巨支其間多名泉大壑深池皆合于狼溪穿城北流會魚山水入于海山既峻而衆則水之下趨也湍悍善決宜其梁之難於固也國初建邑時有永濟橋不知何時廢壞至弘治辛酉莆人秦君民望來為尹清彊為民者也余先人吏部君亟以為言橋遂再建民歌頌之未及二十稔而漸摧以圯急則疊板覆土以通行者。行者如緣險棧躋隆坂人畜傷斃時時有然官視之如歷傳舍無或為念也余讀書屋在嶇山雲翠之傍洪範東流白雁諸泉之間正狼

溪河流之源也當夏秋之交霪霖連日夜則千泉俱發衆壑爭赴烟湍霧潦澔瀁下注余未嘗不愀然憂吾邑也欲捐徵貲為衆倡以圖復建斯橋而奔走南北未遑今王侯之再令于阿莅公事如家憫民事如子朝暮涉斯而嘆顧官無藏錢計價以請上之人難之乃損俸諭民民應如趨市擇其屬之廉勤者董信厚者勸募丁亥春二月工始至某月而完其長之尺一百七十有五其濶用長之十一而廉其高倍於濶其址以石其梁以木水瀑漲則易徹也凡用銀穀若干以復于御史中丞定興王公公曰嘻吾撫乂東宇

有年百司群牧鮮克子厥民辟事廢功唯撤之循今
茲尹負勞濟艱不傷不亟則唯民歆是導遂底有成
其洪乃錫賚紀乃丕績于永世大夫士庶民僉曰宜
哉遂以命隅隅唯往為邑者視之而藐不屬念者有
矣即有念及之不厲于民則媒于利無惑乎上之人
難之也若然者其果誠心于愛民矣乎心弗誠于民
雖歆率之民其聽乎則事功之不易建也不其有由
然哉今王侯誠以動之說以使之仁以先之措諸天
下無難矣一梁成又何足為侯頌然後之人咸于斯
文而思夫興建之難有繼無廢為之上者又克式中

丞公嘉與之意則吾民其永有賴焉是用勒石以告
侯名■字晉之■縣人

前杞令段侯均田遺惠碑

天下之治始未嘗不善而承之者不知所通變則法
始壞矣自井田廢而兼並之患作度田均稅代有其
制然巧詐橫溢吏苟以文具應善者鮮矣而況承之
者乎有明創業滌芟前代暴裒之令田任力賦從薄
況中原地豐民寡貧富咸取盈猶不逮地之十五有
遺利焉時無不均之嘆百餘年後民日庶殷墾闢有
情勤而報聚有權僞故賦有羸縮民或貿易又輕稅

以希隻寖至連陌之田輸納不盈斗釜数嗟之地稅或重於巨室是以民日敝賦日皷官訟日繁極弗可為矣不有以變之民曷以立嘉靖辛卯　詔下諸郡縣均田豪族頑悍竟訌以訛不肯奉令在上者惑之議卒不定于時令杞縣段侯鑒敝極之當變深憂力舉乃條其必可均之說數千言上之撫察之臺上之藩臬之司躬親往復議始協侯乃立表識定[illegible]量分區畛第磽腴析戶里籍圖籍畫法衙吏朞月而畢臺省下其法於七郡為式杞民歌之曰原田截截君侯之烈版章明明君侯之功誰其嗣之惠我于終明年

天子知君治最擢佐廬郡守杞民詣臺省乞留者一千數不能得君行之日老稚涕泣擁不舍嗚呼使天下守者令皆段君也則法何自敝借或敝能不撓勢通之宜之則民曷至窮以亡耶君去後三年山東王君其繼爲杞令時户部仍以稅均恐不平碓符下諸省暫止唯杞田以君之均之也今一如所均毋易王君乃得繩前跡益殫竃畢力搜杞田之隱于旁邑者若干頃而稅益寬杞民之歌王君猶段君也于是王君暨杞薦紳先生以書來言者杞民之蘇段君之賜也君良政甚多而田均乃績巨而惠長者子其記之

以示吾民毋敢忘隅辭不獲喟然嘆曰方今軍制敝而督練清理之者僞文耳馬制敝而牧易養置之者僞文爾驛傳敝而簡寔之者僞文爾戸籍敝而增覆之者僞文爾學校敝而道育之者僞文爾俗尚敝而揚勵抑懲好惡之者僞文爾凡此皆恫民蝕國甚矣豈獨以田稅哉段侯聲𦣻方聦今復召入南司馬署且大用則凡天下之大敝通而宜之咸釐以清隅固不以望庸淺而望之君矣又豈為杞一邑也哉段君名續字聦先陝蘭州人以御史直言謫與隅同年友善則記而傳之固隅志也是用勒諸堅珉以埀永

範東文集卷之八

墓誌銘

雲村處士錢君墓誌銘

余按淮揚時閱通州雖揚屬然地特僻俗淳意必有耆德獨行士產焉及視南圻學序則又知通之士多儁穎挺異且敦樸不華偽甚嚮念之茲余起謫中再入為留都司寇郎適錢生相太學名士也以習政同曹間為余言伯父處士君之槩余異之無何錢生以其從子照來謁云處士君亡矣照持一幅書示余且泣曰是狀吾先大父之行者敢乞銘墓以垂不朽余

閱書既嘆曰昔之聞其有徵孰雖微二生余固欲詢
而表之而况二生之賢足信也其曷辭謹按狀云君
諱賚字宗善自始祖湍福為通著姓又歷四世及君
君又孤能自奮立讀書覽大義不章句習既壯不嗜
貴勢常曰君子不仕則耕吾既不能湛浮徇祿敢自
逸耶乃力農自給業日豐然積猶羸輒捐以施予或
治杠梁涂道曰是不愈于貫朽浥乎多藏者患生臨
義弗踐非夫也歲癸未連大歉君既竭貲振恤又募
工收餓之橫道者坎田以掩計數千監司聞之旌以
東帛鄉人既高君義又薰其醇和無少長有為必敬

咨而後行有譏必就君質關其言無不意慨氣釋而
去本郡守曰是耶予為理也賢乎哉乃禮而賓之
皇上登位之四載覃仁耆老賜君冠服君拜命曰草
野農何以報上力為善爾振施益不倦築別墅郭之
南嘉木扶疎烟嵐紛郁因自號曰雲村其遠曠高逸
之懷可想而識其諸古之逸民逸範者耶君卒之辰
嘉靖乙未十二月五日也享年八十有一配周氏有
淑德子男二曰隆周氏出曰懋側室朱氏出隆早卒
妻梁守節貞白女三長適張約次適王齊次適尤纓
約與女俱早喪遺孤曰梓君負歸育而訓之長甚秀

兵今爲郡茂才孫男一即照亦太學生溫碩雅飭事
廣士君稱孝焉緒家有禮範蓋能昌大其族者也曾
孫男一曰鳳翔照之子尚幼照謁余銘歸方褱厓事
以今年十二月九日祔祖兆狼山鄉之原銘曰
世濁以汚不有篤行誰爲袪也有俶逸夫脩之畝畝
化海隅也振窮脫輿望廬停質風同趨也大道不紆報
已孔孚壽且娛也有孫燁如輿文於樸大其閭也悉
君幽區于千百祀視銘書也

諸葛武侯八陣圖銘

鴻范六合之間或峻壁巍峰時而崩摧長濤巨浸時

而澌竭亦或有礬石消梟終古不可毀而絕者此因神理氣化之為然非至人莫能前識蜀諸葛武侯八陣圖有二其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其一在夔之魚復沙上即此是也數千年餘渦洄浪湧每夏秋之交日星為之冥晦蛟龍為之駭隉大地群埜為之震搖而纍纍之石曾無損益顧不異甚矣乳庚寅春正旦之翌日艤舟浦次登觀奇蹟徐步而周望乃畧測其故而歎化理之微武侯神識之遠也蓋浦之上有溪引江濤以趨北塀有土壌易崩故江漲則易趨之唯浦石離離陰然介其中盤錯鬱結甚固浦之下則束以

瞿塘鎮以灩澦江流扼於吭隘漫渙而回九匯数沱此浦又在回沱之曲正其游緩歇薄之會而盪激衝撼之所不及也故巫峽不刻灩澦不拔則石無可轉之期唯諸葛公智炳物始幾測化終爰演兵圖於此盤渚擇曳於極險層靜於至動使夫扶漢討賊之志忠精雄武之槩照垂萬世與天地江山俱敝爾或以為公之玄機異術真有鬼物護持者失之誣矣後世若郭景純預占江洲之不没殆亦符此彼杜元凱慮陵谷變迁而沉碑以取名則其智已鑿而意欲荒矣余故刻石系銘樹之廟廡亦欲後之觀者知公之運

册述作無不出于正不可以誣誕之意加之也銘曰
岷嶓黑水實維梁州乾關重險坤垠上游烈烈武侯
炎精再曜靈威大暢于梁之區粤古軒皇風收執象
摧妖殛兇兵陣是創姜師佐周留侯授沛不有神契
孰開草昧唯公篤生在漢季業龍姿騰厲以翊昭烈
奇機在握聖神同揆電擢其行嶽峙其壘眷此魚復
綿延斯千瞿塘不扼灩澦擁前江濤排天此無衡激
終古不移離離者石乃布神規用訓貔虎蛇鳥舒蟠
風雲飛怒式法太乙體喻常山分合游翼奇正循環
覆吳吞魏皇漢是行頻頻其衷如石不轉棐虧咢足

遲丁星隕唯石無遷與天地準我銘非石銘公之心悠悠萬祀玄理可尋

注易洞銘

讀易玄巖者有明先生安氏也名祐字元吉先生諱味擽體餘十年而後出以理民入司邦刑厥施未溥以沒然民至于今祝享之有子為名諍臣巨儒而傳先生之學益邃則先生之易為不亡已闢巖為洞閟深幽閟而可仰而思俯而息終身也者寔先生之子都諫君作之曰注易者前嘉州守梅黃名之都諫命作銘以示永永不湮其友曾國劉隅銘之曰一畫肇

形四聖繼纂玄旨殊趣至理斯闡不善其讀糾紛以殊於唯先生靜契冥觀謂茲大易渾渾元元如海無垠衆聖之辭順背洄沿孰非海瀾後千百祀聖人出焉亦必巽詞異象而同詮是故可言可以無言唯茲巖洞中函六虛連峯嵬崿三江渟紆三辰上麗厥彙旁敷其先生之注耶非乎我銘丹壁用配靈圖

三在齋銘

魯有先生居谷城之北野履麃彔鷇棲心澹漠世故不嬰書其堂之楹曰如在書其室之突曰相在書其田之廬曰亦在其友劉子聞而善之曰今之人繫志

其先祀家無藏祐之址風擻極矣斯堂之在在孝與詩云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其斯之謂乎今之人莊偷于衆顯而恣肆于燕辟無弗至矣斯室之在在誠與詩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其斯之謂乎今之人汩于祿于勢于貨殖終日戚戚罔知止足而或以戕滅者有矣斯廬之在在樂與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其斯之謂乎夫孝以易風誠以合天德之至也樂孰加焉雖然物萬也道一也是以體物則奚止於三體道則一有餘矣故堂也室也廬也可三也而孝誠以樂不可三也盍思所以一之先生

曰唯唯予有齋心之齋請以三在者而歸予齋吾子其銘之遂銘曰

道唯一兮無有遠邇孔昭明兮若有臨只孝思不于
祖薦兮存誠不于聽視天與游兮樂非外埃日念在
茲兮尚庶幾于顏氏

萬全都司經歷劉公墓誌銘

公以鄉貢太學生詮曹試高等授萬全都司經歷閱二歲嘉靖己酉秋以疾乞歸卒於潞河舟中子楫扶柩至阿卜新阡于祖居梓路之東一里許葬焉即掇公之行業專畧乞銘于隅隅以君故友交厚弗可辭

諾焉而衰病侵仍餘十年矣今始克執筆敘之曰公
諱飭字汝立先世業農至祖翊爲邑庠生未仕卒父
埜爲登州衛掾弗屑棄之歸力田圃以給君之讀誦
君痛性家世不振奮志普學衣粗食淡日夜刻礪治
春秋經壽張殷石川先生春秋名家君不遠數十里
從游石川亟稱之正德辛未余時年二十餘畏城邑
喧囂欲尋深山幽僻可以絕俗專業之處且求甘苦
力學之士偕往人多憚行唯汝立樂從先考參政公
乃卜於東流泉傍築書屋俾居之唯一小童執爨時
或小童入城則余與汝立自炊或薪濕不燃遞吹之

煙撲目淚出不以為戚也常蔬食或累日不知肉味每食則記古題詩一首夜臥則闇讀其書其篇如此者二年無一日間歇至癸酉余遂忝鄉薦汝立亦試優補廩于是鄉人皆嘖嘖嘆曰苦學者乃獲効如是哉是後君積學益博而累科不第蓋命也及居官府闔幕曰幼學壯行吾志也今官雖卑而任要豈敢不盡吾心焉邊方士悍而俗麗君拊士以恩以誠斷獄以庶以恕規官地為營房軍士懷之及歸送者無不垂泣于是總督撫按分巡諸公咸極其嘉奬載之公牘賜贈特厚者汝立可謂不負所學矣往寓東流西

有洪範而有㠝泉與泉流閘列故君取三泉為號蓋不忘習業之基也三泉君事母孝母晁孺人嘗病疽君親吮之自製藥服治竟愈遂以知醫名教仲子楫傳其經傳學多能類之聲稱籍甚孫燁然亦遊邑庠頴秀可進公之配王孺人以勤儉佐公後公數年卒合葬焉子男六人長朴先卒次即楫次格梧櫓柍咸力田能自樹立孫男三長煥然朴之子次燁然炳然楫子也餘幼今梓路之劉遂為望族嗚呼三泉以一介之士奮志力學遂光大其族而又將昌其後于無窮則人可不自鼎扎天之所以報修德礪行者果不

奕也余重有感焉乃銘之曰

君之德周而位未通顯君之學博而志未大申然已

光于先業裕于後昆遺世已遠風猷幸存百世恩之

視此銘文

範東文集卷之九

祭文

祭太師徽國文公文

惟孔子之道天地也先生之學日月也方群言旁騖而聖學不明不其天地積陰之晦乎及先生而折中之淆者以定塞者廓焉不其日月麗空之暉乎然孰知先生之功不在著述訓說之詳而在於敬一誠通之要是以賭之偏者或議其弊望其博者或憚其煩噫是豈為善學先生也哉所須刋紛華於質幹齊逸軌於經塗誦先生之言不以口而以心履先生之矩

潛其名而礪其實効忠赤於門墻報恩慈之罔極亦先生之所望於後千百世也愚蒙小子濫膺造士之責獲游於先生鄉郡雖王事迫卒不能詣星源而致敬然仰止紫陽儀刑若覩蘋蘩陳俎豆以引思誠嗚呼洋洋昭格啓祐後生俾不愿其志不昧其從則維先生之靈尚享

祭先秦蜀守李公文

粤唯岷山天彭峻極西窮寔源江沫經于坤維蠶叢椄治大禹開導井絡之東阜澤初分支流未衍衙踊湍溢墊溺弘多百類鞠隤藝功不著維神恤茲民艱

思紹徃烈授符二子賦職百靈雖堆既鑿二江乃析決蕩之害再靖于下星津朗順蛟蠶屏伏醴渠疏布溉嘖万億包梁極益爰成陸海有蚕有麻有梁有稌民不寒餒永貢厥職叅天輔地恵在百世奉天子命理丞水土重唯民計嘉神之休功特命所司發公帑俗牲醴以仲春之吉敬脩薦事籩豆芳潔簫鼓繁數風旗雲斂恍惚陟降是日仰循遺瀆閉堰脩濬開堰通流雅神鑒于予誠不忘黎首其有以相而庇之以神之二子暨嘗有勞于江堰者配食尚其垂享

祭侯太夫人文

維嘉靖乙未十月平溪侯公以御史大夫填撫江南
上疏言臣母年踰百歲乞臣身還田廬終養天子嘉
嘆詔有司月授米四石為太夫人俸示異數也又詔
公無歸其勉鞏茲南服懋忠勞也公以上禮隆意至
乃不敢辭越明年丙申正月方具疏再陳太夫人忽
無疾而逝壽陟穹極體若僊化訃至之日群公列士
讃仰咨嗟咸云榮來禔福古今少儷于是鄉後生及
宗屬舊知某等具牲牢餚幣敬羞清醴貢于太夫人
夏氏筵几之前而獻之文曰雅婺女之祥曄兮覽靈
川而降之乘翼軫之逶迤兮彌節乎沅湘之湄從傳

說為之子兮執法而侍乎太微時十洲兮游徙瞻衞嶽兮常棲視千齡兮一瞬指桑海兮同期恭承帝之嘉號兮為宮內之母師陟偃階之崇巍兮煥龍函之陸離葳蕤雲章以為較兮月賜瓊粮以為糜夫何百歲而厭世兮棄罔養而若遺靈萱摧兮華堂閴青鳥逝兮繐帳施樂瑶池兮永不返望飈御兮何時來帝嗟悼兮恩秩異祭有誥兮塋有儀千萬世兮仰佐祉哀榮備兮亦何悲聊陳辭兮奠瑶席載營魄兮或臨茲嗚呼哀哉尚享

祭海濱趙長官內子諸氏文

嗚呼孺人之賢以夫子之悲而知也夫子聞訃而慟慟而不能興者五日告人曰吾非不知哀之無益而愛之當割耶夫孰知余哀也非愛而所感也無窮耶今喪吾配誼無相勗過無相正天乎奪吾良友兒女無與拊家計無與綜天乎奪吾良佐昔余折腰斗祿濡跡風濤苦辛漂泊靡不相共而今幸涉華省游帝都吾配乃以病不獲俱來藥不調于余手殮不經于余目與言及此亦安能抑余情而不慟耶且人誰無室室而德者鮮矣吾室之德乃負于常故余匪人之思思維其德人雖云逝德可忘乎嗚呼海濱君子悲

信有道之君子也其等是所宗範而其言若此則予孺人之亡亦不遡風而敬慕雨涕而長嗟所冀宸章将被後福愈昌揚徽問於芳圖慰貞魂于玄埭而夫子之悲亦庶幾其少殺焉嗚呼哀哉

祭虞封君文

維公淳明宿德嬋嫣華胄涵靈潤于聖淵擷芳荃于文圃而秖以孝廉彈冠經師白首余聞之學富者官不必富德厚者享不必厚維名維壽維嗣維後此乃人之所不能期而天之所授故公解謝紛嚣徜徉林茂名追六逸風激蘭溪之波壽踰八旬祥發金華之

岫爰有令子儒林之秀擢賢科以繼志撫二州而作
守既和晋民入贊司寇是謂前有遺基而後斯肯搆
龍章載錫帝命是懋圖寫耆英鄉聽晝繡方服寵于
無疆雖永逝其何疚煌箸辱司寇之寮采仰德音之
巳舊山川脩阻望哭公柩削竹素以陳辭檻江蘩以
薦酎妳靈御之翏翏歘來歆兮俎豆

祭姚安太守杜南山文

維公含淳秉剛貌偉志方重厚巖石暉光日霜蚤策
賢書作賓于王佐翊畿輔敭歷二京資深譽著分符
守瑁滇南出牧德懷夷氓倦游來歸林臯徜徉楨金

耀繡髮艾鬚蒼齒高八袠洪音琅琅鄉人仰式若古耆英德隆慶衍源濬澤長載生令子益振厥祥南宮之彥赤縣之良和璞比德絅服含章方登朝著以任棟梁甚等與公之子或聯姻戚或共鄉黨或同甲第異姓爲行忽聞公訃云何不傷然觀天道福善維龐壽而有後後而愈昌公之云逝亡猶不亡爰申蕪説遥負椒漿公以爲然陟降斯旁

範東文集卷之十

哀辭

嘉靖丙辰三月廿七日　誥封夫人伯君以疾卒于正寢廼余同年友兵部尚書舜澤蘇公之配也夫人玉質金聲光于圖史壼儀坤德垂則後世舜澤公悼内輔之奄絶憫徽問之莫彰沾涕濡毫自銘其墓以寫悲慟以傳後昆遠近讀者莫不愴然嗟嘆閱三月而葬上自京都貴公逮遠異郡姻友摛章而貢者函軸累百瞻旐而送者輪蹄逾萬可謂榮之極哀之至矣隅以衰病不克與執紼之役乃為文以寄哀焉其

辭曰

維有霙之隆裔兮孕殊祥于鴻胄感宵夢之炳異兮誕幽貞之媛秀既擇對于君子兮恒勤助以左右孝敬備于堂闈兮惠慈洽于姻舊雖龍鳳之騰翔實雞鳴之輔翼震澤分符蘭臺珥筆同持冰蘗相規正直揔文教兮大江之西晉王師兮雲代之北勸之以德而胙人兮勉其志家而徇國相夫子兮始終故勳名兮烜赫爵位既崇 宸誥屢頒珠翟璀璨璜珮珊珊秩愈隆兮心愈降信天道兮福愈謙有子森森鳳時翯翯有孫煒煒巖桂庭蘭恩溥兮樛木敬宵兮蘋蘩

復乃勤文母之織紝綜班氏之訓典雖晉時之紀宏恒遊心于法苑像禮金光經誦貝闕般若受登班迨旣返悟本始之眞空超塵濁而遠覺縱時蒙春忽攖微疾藥石罔功遂至危亟如彼大士得菩提力不亂不撓如如示寂天沉寶婺之輝閫喪連城之璧嗚呼哀哉夫子慟淚之滂沱兒女躃擗而肝裂姻黨奔赴兮里閭爲衣號震宇兮徹日夜想幽魂兮何之痛音容兮永隔睠鈁哽兮鏡匣掩綃采撒兮素箧設繡座塵兮不復御嗽粱冀兮何時啜嗚呼哀哉諏辰卜兆塟于東原寶夫人之佳城樂茲地之蜿蜒乃定玄宅

於萬斯年倏靈輿之載鸞鶴翔丹旌之翩翩雨零零兮灑泣雲黯黯兮慢頹人永歸兮不可留神彷彿兮眷斯丘隙月兮一夕埋玉兮千秋嗚呼哀哉辭有盡兮哀無窮日愈遠兮思無休聊託彤管之芳韻庶同薤露之長謳

範東文集卷之十一

跋

跋趙西津所藏趙松雪書

吳興公立朝治郡聲跡懋異不類儒生故史称其蘊經濟之學而為書畫文章所掩然公之微意正不欲以經濟顯故于研翰終身焉俾元主以太白子瞻比之而不自以雄豪其庶幾智者之為與觀此卷末数語蒼然遒　與初書絕不似四十年間造到更邈若是今學書者以淺歲月遽自足寧無媿乎卷藏于故駙馬都尉趙公公先朝者德故當時諸名公咸有識

題傅叉孫西津子尤篤意藝圃間以相示昔許者尉王晉卿每得名法書輙請米襄陽評跋余愧無襄陽之鑒然知為趙氏之世寶也故闡吳興公之徽以告之

穀泉文集卷之十二

行狀

故都察院右副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勝故不仕配陶氏祖祥故不仕配苗氏父瑄贈禮科右給事中配胡氏公諱仁字元夫世居兖之東阿苫山村自曾祖以来以淳德孝謹称公生而資性穎異弱冠游邑庠即超越倫輩長身玉立目炯炯音吐洪亮外温和而内剛毅人望而欽之正德己卯山東鄉試第一名今上改元之次年為嘉靖癸未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公益肆力墳籍約已緝學一時聲

稱重甚戊子鄉試之年遂被旨校士秦中號得人爲
盛復命授吏科給事中轉禮科右給事中戶科都給
事中公居諫垣五載不瑣瑣陳細事指人微瑕辱論
列其大者類公之學詹事也乃自內批不由吏部推
公力爭之以為倖途不可自大臣啓之由是忤旨下
錦衣獄既上知其言直宥之復職遂蒞楊公仍陝還
系寧下分守參議張崇德貪酷欵置之極法公奉命
往勘得其管貴軍職修造公廨無入己之私上奏黜
其職持論是之令司徒東溆孫公與公同在科孫公
以言吏部尚書汪鋐之奸邪孫之職分當言再下獄

上雖再宥之然汪遂大恨公思有以中之未幾謫直
隸開州判官內外聆聆然知其挾私害正也汪又言
凡遷謫者無得速轉公遂居開州四年始轉漢陽府
判時汪已罷去矣再轉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公久
遭遷謫貧益甚志益厲居留都時俸僅給饔粥太孺
人胡壽八十有五以疾卒于留都至出內人簪珥釧
具以供棺斂扶柩歸葬苫山即居鄉墅三年不入城
邑服除授北京戶部郎中奉命趲運江淮事竣以宿
望推陞江南按察司副使轉布政司右叅政歲大旱
麥且槁公檄屬邑清理訟獄出數百人未及雨大獲

丙午年總部稅京師臺閣大老以公非藩臬可淹者特內遷太僕少卿總理有法閱事不苛京師郡國翕然稱之未幾保定巡撫缺上特簡命公以右僉都御史往公既授命以防禦拊綏爲任軍民安之虜亦不爲寇已酉秋宣大邊警甚急陞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未任又移鎮大同四閱月虜大舉壞邊墻連入寇宣大两地殺掠均甚總督軍務者以大同之寇先奏遂被旨謫公邊方雜職宣府之寇繼奏鎮巡官止降俸議者爲公稱屈公怡然曰地衝軍散今雖免徙有甚焉得返故廬幸矣敢有望乎次年秋即虜入

雲中殺二六將殘害不勝言總督撫臣皆罹重禍人益服公之明見庚戌秋赴神木譎所中途感寒濕脾泄之疾及承公委便道過家疾日劇以壬子六月一日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四初公總角時先叔祖昌黎丞劉公見其眉宇占其儁偉即命先伯沁水教諭以幼女歸之即偶之從妹也是為劉孺人生子男三曰平曰直皆邑庠生曰后亦以疾先公兩月而没女二適同邑孫尚節張曉公任行人時劉孺人以疾卒于京師後公奉命祭葬曾國陽信王乃聘今孺人孫氏于兖孫兖之貴族也孫孺人生子男二曰序曰問

皆肄儒業女一適太學生平陰孫詢妻髙氏生子男一尚幼孫男二孫女二公遇内人如賔御諸子若孫嚴甚家範肅然與人交初若落落久乃益篤生平不俯仰人不能受人屈仰不肯干人以私人亦不可以私干之蓋其天性然也隅與公既姻親又同學業山中又同進士榜少相親壯相契今老于林皐方喜公之釋重負而歸相樂于暮年何意一疾竟不起耶嗚呼痛何如哉将以今年十二月十二日葬于苫山西之先塋誌墓表隧必乞辭於作者隅知公之至故先狀列其槩若公立朝之日隅巳外補滋鎮之日隅巳

家居其建白與華尚未詳云

為姊求貞節文詩狀

家姊年十六歸于同縣王生岐鳳甫六月而王生病卒遂自誓終天不二毀容捐飾杜門諸親姻覯其風采無敢以跂適事對之款者以養祖姑及姑稱孝至育其伯氏之次子為嗣先父母止一女憐其苦而嘉其志每念及輒泣下謂隅曰汝姊之志行汝其光揚是不忘吾也前甲午歲姊年踰五十有司以聞事下臺督覆實有旨旌表如典輒敢乞大賢名筆賜之叙言則二氏之存與沒沐恩光豈有極已

範東文卷之十二終